

遵义文从第五辑



春韵

chun yun

傅治淮 / 著

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五千年来的沉重话题，也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问题。小说以曲折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黔北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画面，破译了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

光明日报出版社



长篇小说

春韵

chun yun

傅治淮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年, 那些人 / 陈志新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12

(遵义文丛. 第 5 辑)

ISBN 978-7-5112-7633-9

I . ①那… II . ①陈… III .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226 号

遵义文丛·第 5 辑 那些年, 那些人

著 者: 陈志新

责任编辑: 谢 香

封面设计: 重庆典文传媒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刷: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重庆东升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重庆东升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6.56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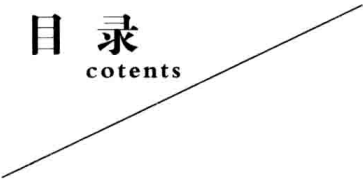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12-7633-9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9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8
第六章	100
第七章	116
第八章	125
第九章	140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94
第十三章	218

第十四章	251
第十五章	274
第十六章	284
第十七章	299
第十八章	324
第十九章	336
第二十章	345

| 第一章 |

柳叶河岸冬天的风吹得很紧，刺骨的寒风带着嗖嗖的声响，掠过田野，越过山冈，吹得凤凰山上的松树、柏树直打寒战，搅得老鹰山前的冈峦一个个像打摆子似地摇摇欲坠。疾风夹杂着毛毛细雨，整个杨村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

杨村地处大娄山腹地，绵延数十公里的凤凰山山脉和老鹰山山脉隔河呼应，形成两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杨村坝子的东西两侧，清清的柳叶河从坝子中蜿蜒流过汇入乌江。河东面柳叶桥头不远处是杨村街道，街道的南面是金农和张家湾村民组、北面是狮子山、尖山村民组。高高的尖山像一堵高大的城墙，挡住了杨村向北瞭望的视线。河西的山峦紧靠老鹰山向县城方向延伸，黑洞、老鹰山、断石桥三个村民组由北向南依次排开，从老鹰山叫花岩那条宽宽窄窄的公路翻过几道山梁便是县城。撮箕形状的坝子中央，散落着一个个的小山堡，山堡边上的一块块良田，一直连到柳叶河边。全村四百多户人家就住在两山之间的这块向阳风水宝地上。

听老一辈讲，杨村街曾经是乡场，而且热闹。现在虽不赶集，却也古色古香。至今还有不少老人念着这样的顺口溜：“杨村场、杨村场，二七相会见情郎。扯尺花布送情妹，车身回转趁太阳。”如今，对于杨村从前的热闹，卖力鼓吹的要数小学老师王志，他

曾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说杨村以前是县衙门所在地，说他在《康熙县志》上面看到的。志书上说，明崇祯年间，县衙曾迁至老鹰山东面方向的长安村。东北方向，现在就没有哪个地方叫长安，不是杨村是哪里？王志坚持的理由就是村委会边上那几十上百个石鼓。你们说说看，上百个石鼓不是县衙难道是庙子？街道两旁一色的石条子街沿和走得光光生生的街面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街南头的那段石墙和石门洞，柳叶桥桥头那四个高高大大的石牌坊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王志的宣传或者说是鼓吹，庄稼汉们并没当回事，县衙就县衙吧，庙宇就庙宇吧，能当饭吃吗？能当票子花？他们在意的，是街南头石墙下离大柏树不远处的那栋砖木结构房子，那是村委会办公室。那里能批出娃儿的条儿，能盖领取结婚证的大印，能弄出到外边打工的证明，有事能上那儿说话，有苦衷能上哪儿倾诉。

村委会是以前的庙产，曾经做过小学校，后来，小学校搬到不远处新修的砖房里，这里便成村委会办公室。明天就是冬至，村支书李明刚在这里等好一会了，刚才在上街村民组杨正明家吃刨猪汤，没等豆腐煮血旺那道特色菜上桌，他便放碗告谢出门。不是怕村委会的锁质量不好，办公室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让孩子们顽皮，也不是这里吵人，丰年留客足鸡豚嘛，庄户人家一年辛苦下来，到了这天寒地冻的时节，是该休闲休闲，热闹热闹的时候。他所担心的，是来这里集中的村民组长们被冷落在村委会，思考停当，他便辞别众人，匆忙离开了杨家。

几只麻雀在房子边的石鼓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在操场觅食。李明刚一会儿朝东看看，一会儿朝西望望，就是没有见着要等的人。说好今天去参观，九个村民组长一个都没有到，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村主任孙建春还在杨家喝酒，看他刚才那个架把式，不喝醉几个今天是收不了场的。

村里杀年猪的人家都会请客吃饭。平时大家难得一聚，农闲了，

请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敞开肚子吃一顿，这是村里老一辈留下来的习俗。不管你家今年杀不杀猪，不管你家是穷是富，这客是要请的，除非你与主家有积怨才不来。杨正明家今天摆了好几桌，上街的男劳力几乎都在。前任村支书王志斌，下街组组长孙光远，卫生室的梁大富，小学教师王志今天都成了杨正明家的座上宾。这是上街今年杀的第一头年猪，几间屋里坐满了人。杨家的年猪有四百多斤，筷子夹着肥肉稍不注意就成了两半截。几杯下肚，孙建春话多了几分：“我就不相信今天我这个拳这样狗屎，来来来，再来六拳！”见李明刚早早放碗有离开的意思，他若无其事地说：“支书，人齐了叫一声。”上街村民组的头儿陈刚一仰脖子喝干了酒，刚拿起碗打算盛饭，被孙建春阻止：“不懂规矩呀！想要赖，赢几拳就走，坐下！”这语气，是平时他喝酒后大家熟悉的，是容不得人不服从的。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陈刚不得不空着碗回到座位上。就这样，李明刚独自一人来到了村委会。

寒风一股劲地吹着，吹得村委会厢房窗户上的旧报纸呜呜地响。远处，又有猪的号叫传来。难得这些年风调雨顺，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几乎家家都杀上了年猪，喂上了牛，还有不少人家养了羊。虽说村里“养羊养牛四面坡，养鸭养鹅一条河”的致富秘诀出台的时间不长，但村民们在干，在尝试。正是这样，村民们买自行车、打米机、抽水泵、缝纫机、修房子、砌水渠，整个杨村几年来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就连光棍王来福也从浙江娶了个漂亮的媳妇回来。

吃饭的问题早就不在话下，但钱对于杨村人来说是吝啬的。这是典型的传统农业村落，谷子、苞谷、菜籽、洋芋、红苕从祖上延续至今，加上柴方水圆的地理环境，一天两顿还是能饱的。提到钱，杨村的男人们好像就比别的地方的男人矮了半截。一只公鸡半篮子鸡蛋，换回三斤盐巴一包洗衣粉，这是普通人家的做法。逢年过节，扯上三五尺蓝布，给孩子们缝一件新衣，一条新

裤子，这就是有算计的人家。每年能卖上几个鸡鸭，卖头肥猪，这就算能干点的。多年以来，整个杨村，就没有哪个男人拍着胸膛说过自己不差钱。前些年，政府号召谁植树，谁受益。于是，村民们从镇上背来北京炉，烤火、做饭都烧起了煤。十多年的光景，不光是老鹰山、凤凰山、狮子山绿了，连田野上那一个个的山峦也绿了！树粗壮了，山绿了，杨村的人却守着金山银山没有钱花，一来山林的权属属于国家，二来要砍伐木材须得到林业部门批手续，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是办不了手续的。也有人偷偷砍树卖钱，结果是又罚款，又罚栽树。总得解决村里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呀！全镇二三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后，李明刚想到了不远的樱桃垭，那里的人种茶致富，早已扔掉了旧毡帽，梳起光光头。于是，村里决定今天去樱桃垭参观。

是李明刚心太急，还是人们把这件事忘了。要说自己心里急，这说得过去，要说付戈、张宇录、廖阳、许思灿他们闪火，李明刚自己都不信。他了解自己的团队，虽说自己上任的时间不长，但村里的大小事情大家都在积极地干。跺跺脚，搓搓手，他想去叫孙建春，又怕有人来，想不去，现在一个人也没到，心里怪着急。这时候，从小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矮矮的个头，走路说话嘴里都在冒烟，因为烟瘾大，抽的都是八毛一包的白壳银杉，落得个绰号叫白壳，他是张家湾村民组的首领张宇录。

张家湾在乌江边上，距离村委会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张宇录他爹常年下河，隔三岔五弄着几条胡子鲢，一筐黄辣丁什么的。鱼就是钱，他家的日子过得比较滋润。白壳今天穿着很稀奇，雨衣配水靴，里面披着一件长呢子大衣，以致走路时半截雨衣遮不住大衣，大衣与雨衣摩擦发出哧哧的声响很有几分节奏感。一见面他便说：“三九四九冻死猪狗，这天气，就怕把牛冻死！”抬起脚在街沿的边上刮干净鞋帮上的稀泥，朝办公室看了看，他惊奇地对李明刚说：“孤家寡人啦？我还以为我算拖皮的，那些人

在捆娃！”

“说的是十一点，时间都到了！”

“问题是你们四大班子都只有你一个呀，孙主任呢？”

“还在杨正明家吃刨汤肉。”

“这个万年宽，只要有酒喝，自己姓什么也会忘记！”

讨论卖葵花的摊子算不算二三产业，谈谁家准备杀年猪的事，等了一会儿，张宇录不耐烦地说：“我去找他！一顿饭要挨多久？”说完，转身朝街上走去。

这个时候，团支部书记郝姗姗开着满身是稀泥的摩托车踉踉跄跄到了村委会，刚下车就埋怨这路。

有喇叭的声音响起，几天前请的两个驾驶员一人开着一辆长安车来到了村委会。

办公室破旧火盆里，一个驾驶员将桌上的报纸搓成小团用打火机点燃当火烤，烟雾弥漫在小小的空间。一会，断石桥村民组的廖阳和狮子山村民组组长许思灿先后到来，妇女主任张春娥，会计刘劲洪和老鹰山组组长吴邦顺也谈笑着走来村委会。看着到的人差不多了，想到一张刨猪汤桌子留住了几个要去参观的要员，李明刚很着急，刚才孙建春喝酒的情形提醒李明刚，他们短时间内不会离开杨家。与大家说明情况后，他大步来到杨正明家。还没有进院子，孙建春“高六升、五魁首”的声波就传进了耳朵。

屋里的猜拳大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热气、烟雾包裹着整间屋子，桌上的红萝卜丝炒肉，猪肝、豆腐汤已经没了影，唯有那盆回锅肉在北京炉上嘟嘟嘟地冒着泡。杨正明的女人还在忙着用大锅为他们炒菜。李明刚注意到，饭前那个十斤装的塑料桶里的酒已经没有什么。酒仙们正在打南北战，只见孙建春的脸上红得像一张纸，乱蓬蓬的头发像鸟巢似的。人说喝酒的人心肠最好，生怕别人少喝，所以，变着法儿让对方多喝。看来孙建春他们的南北战就是心肠好的表现，喊拳的张力已经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

张宇录面前也摆上了酒杯。见状，李明刚对张宇录说：“你来喊人，怎么你也喝上了，大家在等叻！”说着他将视线对准陈刚，说：“走了！陈刚。”

两人同时望了望李明刚，又看了看孙建春，再盯了盯碗里的酒，没有说话。

“差不多没有？建春，大家在那边冷。”李明刚说：“走得了！驾驶员早到了！”

“等会，等会！”孙建春头也不抬。

“叫过来，都叫过来！见食不参，必定是憨。小梅，去，去请敖老表他们过来喝一杯，再炒几个菜！”醉意醺醺的杨正明对他女人发号施令。

“别叫了，别叫了，我们还要到樱桃垭，路上不好走，天气阴沉沉的，怕是要下雪，下雪就麻烦你，车子打滑！”支部书记连忙阻止。

“到……到……樱桃垭，有，……有几百里路呀！就……就你急，坐下，南北战随便你参加，越南还是苏联？我看，你最好参……参加苏联，苏联要强大得……得多！”孙建春用左手握着的筷子在空中比画着，大度而又豪气地呵斥陈刚：“你让个位置出来，眼睛不看事，还支委委员叻！”

“这酒不能喝了，孙主任！”李明刚说：“樱桃垭的人等着叻！”

“哪样叫能喝不能喝？上街的第一条大肥猪，要……要喝，不把杨八吃垮喝垮，今年吃刨猪汤的头就没有开好！你我就不算好汉。”孙建春说出了杨正明的乳名，一口喝掉了一杯面前南北战尚未分出胜负的酒，又打算去端下一杯。

李明刚见状一步参上前拖过酒杯说：“人都到了，车也来了，早去早回吧！”

“慌……慌什么慌？他来他的吧！他……他……他们……实在忙的就先……先去就是……再说，非得要今天去呀？”说完一

把抢过李明刚手中的酒杯喝了下去。

“开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哪会见酒就忘事！”

“喂，我说支……支书，雷……雷都不打吃饭人，你催的哪样？催！”

“是呀，支书，催工不催食，你得让主任尽兴呀！”杨八说：“要得事情做得好，就得酒足加饭饱。”

看了杨正明一眼，李明刚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

老支书王志斌用手指了指让出来的座位说：“明刚你先坐下，烘烘手，等建春把这两拳猜了就走！我说，建春，你也少喝点，有事就先去办事！”

见孙建春一副满不在乎，满口的酒话的神态，再看看饕意正浓的人们，李明刚换了一种气对孙建春说：“喝个适可而止嘛！大家等你一个人，冷又冷，你过意得去呀！”

“过意得去，过意不去，你心里清楚，我也有本账，我明人不做暗事，就是喝酒说的话，也，也一言九鼎，不像有，有的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

满屋的人不知道孙建春说的是哪路消息，只有李明刚清楚，这家伙是在闹情绪。他这话含沙射影是指小学校和招工的事。几天前，孙建春让李明刚把空了半年之久的学校卖给他，李明刚没有同意，兼之县酒厂在杨村招工的一个女工名额让李明刚给了朱老大的女儿，没有照顾到孙建春媳妇的娘家妹妹，为这……几天来他说话一直阴阳怪气。但这种场合不是解释的地方！更不是不去参观的理由呀，还有他醉醺醺的样子，挑明村里迟早得办幼儿园这学校不能卖，讲清楚朱老大的自卫反击战中伤残了该照顾，解释会计刘劲洪也想自己的妹妹进酒厂，可能吗？这么多人？再说他今天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自己也不清楚，村委会那拨人还在等啦！他打算丢下他离开，便对张宇录、陈刚说道：“我们走，他不去就算，这个人，喝了酒就乱性！”

“慢着！乱性，我是酒疯子呀，我骂谁啦？打谁啦？”孙建春瞪着血红的眼睛说。我吃酒犯了那家的法啦，我吃的你家的呀！你家的呀？唉！你家的是不是，把你……把你吃……吃……吃心痛啦不是……是不是？孙建春说着站起身来：“乱性就乱性，酒疯子就酒疯子，我今天就是要喝！你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边说，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比画着靠近李明刚。

人们不知怎么劝，这是村里最大的两个官。

虽不是嫡亲，但辈分在这儿啦，而且这个辈分是几十年传下来的。李明刚压住心中的火气说：“你爱去就去，不去就在这里喝你的酒。一个干部，喝酒自己姓什么都知道了，成哪样话！”说完走出了门。

“你晓得你姓哪样！”孙建春像发怒的雄狮，一下冲出屋子来到院坝。

院坝边沿上地灶里的柴火还在冒着烟，杀猪凳上的血迹虽经过谷草擦洗过，仍然是红一道，黑一道的，一条正在地上舔着猪血水的狗看见两人冲出来，慌忙地朝院子外跑去，边走边扭过头看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与自己有关？

人们从屋里出来了，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段插曲，有人站在街沿观看，有人上前劝阻。杀猪匠忙将装有砍刀、杀刀的背篓双手端到了屋里。

“算了！算了！我……我说……你们有哪样吵的？几桌人十斤苞谷烧都没有喝完，还吵架！”梁医师显然也有了醉意。

“算哪样，算……算……今天……今天他不给我把话说清楚，我……我……不放手他，干部，干部是你给的呀？是我奋斗的。你才当几天的官，今天张三李四王麻子，明天又这门那门烟杆斗篷，一会儿要振兴杨村经济，一会儿又要发展产业，哪个有几斤几两我们又不是心里没数，参观，参你家屋头，大事小事你一个人说了算，好像杨村就是你李明刚一个人的天下，锤子！我不侍候了，

我要去镇上县上反映，杨村的支部书记一手遮天！”

“不就是……”李明刚欲言又止，他看见闻声而来的街上的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盯住他俩。压低火气他说：“你把话说清楚！我哪只手遮天啦？”

“你没有遮天？你！”孙建春虽然没有理由，却很理直气壮：“苏开阳没有找过你！哎！”

王志斌上前来，他先是对李明刚说：“明刚，你别介意，他喝醉了，你是老辈子，醉酒的人说的话不算数！”随即他走向孙建春说：“我说建春，我们今天是来吃泡汤肉，喝酒的，这是好事，一场好事闹得不愉快，这就扫兴了，村里就你两个是父母官，你看，这么多人看你们都笑话，影响多不好，参观是村里面的事，回村委会去再说，别在这些地方讲！走，走，去村委会，要么先回去睡一觉！”

“是要说咧，该我说话的时候，哪，哪个龟儿才不说！”

“说呀！当着这么多人，你说呀！看李支书有哪些事见不得人，见不得天，揭发李支书贪污几七几八！开了几张计划生育证明！评错了几家救济粮？说！”说这话的是匆匆赶来的团支部书记郝姗姗。她双眼盯住孙建春，因为走得急，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噼噼啪啪的：“你说不说，不说，我看不起你，大家都看不起你！说，我们都在听”

“小姨，你……”孙建春没有料到团支部书记会斜插一杆，低下了头。

“喝不得就少喝点！喝了就打胡乱说，要参观就上车，不参观就回去！听到没有！”郝姗姗像一位发布命令的女将军，用眼睛监视着孙建春进了杨正明家屋里。

一伙人随着孙建春走进屋子，剩下的人也散了！

此时，有人感激地望了郝姗姗一眼，那是李明刚。

主任闪了支书的火，不可能他不去大家都不去呀！离了张屠

夫，猪肉还是要吃的，再说樱桃垭的人等着叻。两辆车子的引擎相继发动，人们陆续上车，这时，只见断石桥的村民杨文元匆匆跑来找廖阳，原来，老碾坊病得不轻。

老碾坊家住在柳叶桥下面河沿断石桥的碾坊里，正好到樱桃垭的车要从旁边过。车上，杨文元告诉大家，昨天他家杀猪请老碾坊，老两口都没有去。刚才他给老碾坊夫妇送肉和菜饭去，看到老碾坊病倒在床上，一摸，额头发烫，他老伴说几天没有进油盐了。问为什么不去看医生，他老伴只是掉泪，脸上的愁云比暴雨前的黑云还难看。

老碾坊姓邢，大号邢民仲，是解放前河南发大水那年来到这里的。直到五十多岁才娶了邻村一个四十多岁就死了男人的女子。这个叫张素珍的女人的到来，也没能给他带来好运。这之前，他们靠给大队望碾坊糊口，久而久之，邢民仲的名字成了老碾坊。守碾坊是清苦的，栓脚走不到哪里是回事，碾一挑米的报酬只能是撮半瓢带糠的大米。近几年来，打米机越来越多，差不多就没有人来这儿为碾一挑米花费两三个小时。只有廖阳他们几家还顽固地吃着碾子碾的米，个中的缘由大家都清楚，他们是想维系老碾坊的生计。土地下户那几年，他还能下田干活，再后来，腿脚不方便，田土都承包给了他人，谁知这两年，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没有了人承包他的田土，老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一行人来到老碾坊家，老碾坊的老伴在吃饭，那是杨文元给她盛来的，显然，那红萝卜拌的瘦肉经过田野上寒风的袭击，已经有些变白了。床前是火炉，没有烟管的火炉，煤烟直钻人的喉咙。看着大娘吃着这冰冷的饭，郝姗姗忙提来铁锅，在那煤球发着微弱蓝光的土炉子上给饭加热。一群人的到来，老碾坊的妻子显出几分惊诧和不安，机械地陪着大家站着。

这是名副其实的老碾坊。四壁用木板围着，木板上方除了东面的板壁完整外，其他三面都没有遮拦。西墙角放有一包米，那

是前几天村里慰问孤寡老人时送来的，东墙角一个布满灰尘的石碾子斜靠在柱子上，一块新鲜的猪肉在床头木板的钉子上挂着不时掉下一滴水水，显然，那水淋淋的猪肉，是杨文元刚送来的。

见众人进屋，老碾坊微微侧过身子有气无力地招呼大家坐。一行人走近床前，只见去年春节镇里民政股送来的那床草绿色的棉被已经发黑，床单的边缘露出了不少的谷草。李明刚靠近老人，一股异味直扑鼻，摸了摸老碾坊的额头，一丝自责爬上心底。俯身一看，老人脸膛上的皱纹深处隐藏着黄色的粉末，蓬松的头发像一根根松针，上面布满了尘灰。情况正如杨文元介绍的那样，头发烧厉害，嘴唇上起了皮子，看样子，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大娘，去没有去捡药？”

老太太没有说话，摇了摇头。

“这应该是上医院的呀，至少吃点药，你看这段时间大家忙的。”

廖阳接过了李明刚的话说：“那天我们给他送米来他就有些咳嗽，人老了，就连吃盐巴也是我们隔三岔五送几包来。田土包给陈翔，陈翔今年杀广去了，没人做，两个老头一天在地里用锄头挖，买不起化肥，几个苞谷都是癞子，好在谷子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帮着栽，帮着收的，他哪有钱拣药！”

听着廖阳介绍，老碾坊扭过了身。

自责再一次升起。李明刚说：“那上医院吧！大娘，你看我们送大爷去医院行不？”

老女人没有说话，嚼在嘴里的红萝卜丝一半在里，一半在唇外，木偶似地坐着。

李明刚不再问了，他对大伙说：“都搭一把手，把老人扶起来送医院。”

不管人们怎么劝，老碾坊就是不转过身了。郝姗姗好像读懂

了老人的意思。说：“大爷起来吧，到城里去治病，我们给你交钱。”

在人们的劝告下，老碾坊转过了身，在场的人几乎全都惊呆了，他那凹进去的双眼，一边一个黑圈圈，泪水已经布满了那张饱经沧桑的脸。

众人扶他下床，廖阳连忙弯下了腰。

从樱桃埡回来，天已经黑了，两辆昌河车离开村委会，李明刚打算回家。正在这时，刚才在街北头下车的孙光远急匆匆跑来说：“快，支书，鸡娃家出事了！我媳妇她们听到春仙在惨叫！”

鸡娃叫杨双富，父母死得早，好吃懒做，坐的半边木房。这家伙懒苕一条，又好赌，脾气暴躁，三十几了还打光棍，前几年不知采取什么法术从凤山弄来个婆娘。按理，有了捂脚的，人该乖，但这人只晓得要婆娘生娃儿，不晓得爱惜。常常毒打老婆，有次差点出了人命，像条改不了吃屎的狗，打人不说，得几个钱就赌。有一年赌输了年猪，把牛也给输了，那边的来拉牛，他媳妇不让，他还打人，后来他女人哭着闹着要去派出所报案，那边的才离去。今年开春，这小子说出去广州找钱，其实，他哪里都没有去，有人看见他就在州里混。直到前几天才回来了，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打媳妇。

这哪像家呀！竹丛中被拆走房架的另外半边宅基地上站立着枯萎的野菊花、野蒿、野烟。两捆苞谷杆斜靠在南墙上，猪舍的东头，厕所门用来遮羞的塑料纸在北风中发出轻轻地“噗噗”声响。鸡娃的媳妇一只手抱在胸前，一只手着地坐在地上哭泣，地上鼻涕一摊，水一摊的，他那三岁的男孩正在边上使劲拉他妈妈，孩子脸上也有泪痕。满脸横肉的鸡娃见李明刚他们走来话语极不友好：“你们来凑哪家的热闹？”

孙光远没有理睬他，径直走进堂屋对鸡娃女人说：“春仙！起来，你们在做哪样？吵得八面坡都能听见！”

“你问他！”女人试图站起来，但没有成功，手将胸前抱得